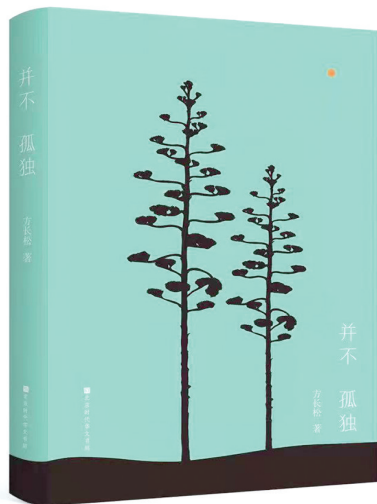


方长松《并不孤独》序

黎在珣



《并不孤独》
方长松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方长松兄是一个写作多面手,从诗歌到散文,从小说到报告文学,不同文体的写作呈现既具共性又具个性的特点。他在不同文体之间的切换,或许可以理解为不断寻找自我确认自我拓展自我的过程。这本诗集可以说是长松兄对前四十年断断续续的诗歌创作来一个小结。

任何一个诗人的创作都不可能离开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稻米,既可以煮成米饭,也可蒸成米粳,还可酿成米酒,等等。虽然原料都是大米,但米饭、米粳和米酒等呈现的方式各有不同,它们与大米的联系也不尽相同,显性的或隐性的,简单的或复杂的。因此,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尽管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止步于再现或反映现实。长松兄这些年努力的结果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轼的那句“莫道长松浪得名”。

如果一本诗集是一个世界的话,那么,打开这本诗集,也就打开了一个属于长松兄的心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对于所写之对象,如自身参与扶贫和电力人日常工作的抒写,往往一半真实,一半想象。这想象的一部分指引人们去领略触动诗人心灵的那些场景那些时刻。

生活经过抒写后往往更美。

长松兄中文出身,但富有诗人气质的他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专业性很强的供电部门。与电力人近四十年的朝夕相处,使得电力在他笔下不仅是一个行业名称,更是一种文化资源和审美形式。因而他时常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电力这个语义场,吟唱其电力人。

正是因为常年“安全帽在闪耀”,才有了《光照山巅》,正是终年《光影的律动》,才有了“皖电铸辉煌”。我不知道电力人野外工作时那种光与影的律动是不是有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但我猜想,在那种“光与影”和谐的律动之外,还有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的律动,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律动有如一组还没完成的群雕,又如一座座流动的丰碑。《光影的律动》这首写给电力人的诗,既是对电力人的雕刻,也是对英雄的致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因为文学须表现情趣,而情趣就大半要靠声音

节奏来表现”,所以声音节奏对诗歌来说至为重要。《光影的律动》的结尾就运用了变量反复的手法。这种与等量反复不同的反复在这里通过对中心词“丰碑”进行一定的修饰,以扩大其容量,形成递进的推动效果和更具魅力的美学空间,加深和拓展着意义的表达与呈示。因而这种反复既是形式、节奏,又是意境、情绪的再现;既强化了抒情效果,又使诗歌语言呈现出表现性的特征。雷内·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因而这种“抒情”可能更接近电力人的生活。

长松兄有着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他利用自身工作的便利,努力融入时代,用温暖而坚韧的笔锋,留心 and 记录时代的印痕,汇入主流,曾满怀豪情地写了不少歌唱时代的诗,让光亮穿过云层透射这质朴的生活。这些蕴含着浓浓家国情怀、山河意的诗,如那些有关扶贫的歌唱,那些关于乡村变化的吟啸,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从这些歌唱、吟啸中,似乎可以看到诗人正在那里努力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斟酌和对特定词语的遴选,营造心目中的诗意氛围,让全诗透出一种饱和韵味。

《茶山行》写茶山巨变时明白如话,情绪单纯,句法流畅。全诗押韵,有的一节一韵,有的几节一韵。在感受诗的韵律美时,我想起柏格森的一段话:“这些艺术家在提炼并渲染这种音乐的时候,目的就在于迫使我们注意这种音乐,使我们跟不由自主地加入跳舞行列的行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音乐之中。这样,他们就拨动了我们胸中早就在等待弹拨的心弦。”(《笑——论滑稽的意义》)

诗人在注意个性化体验提炼的同时,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广度,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的诗,如《一路走来》《壮丽70周年,皖电铸辉煌》等充满着对岁月打捞、历史凭吊和现实礼赞的意味。诗人将那些带着时代印记的事件、地点从八十年沧桑历史中析出,拉近,继而又复归于历史,以唤醒人们的记忆,从而让人们更加懂得历史,珍惜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所成就的一切。

在阎连科看来,一个人之所以要写作,源于内心的焦虑和烦恼。也就是说,焦虑和烦恼是驱动作家创作的动力源泉。阎氏这一法则在长松兄身上也有体现,如从《并不孤独》这首诗里,就能读到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困惑。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我们可能也徘徊过,孤独过,也可能经历过难以言说的怀念、感伤、惆怅,和无奈。《并不孤独》里那种压抑的阴郁和悲凉的气氛,蕴含着一种打动人的力量。

从诗人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那些诗歌中,我们能够看见时代、大众和作者,真切感知长松兄激情澎湃的、希望热切的、散发着光芒的生命。



自然交响伴着勺子飞翔

华明玥



《勺子飞来了》
王春鸣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好的童话故事都是讲给成年人听的。它如同一颗微微发黄的结晶冰糖,“当”的一声丢进水里,孩子可能嫌它甜得不够快,而生活阅历的成年人一定会搅动它,体会它在玻璃杯上摩擦的冰凉与锐利。这颗糖,来自连绵起伏的青纱帐,是甘蔗伐落,汁水飞溅,经大锅熬炼,最终降温结晶而得,它是一枚溘心小太阳,外面包裹着坚硬理性的月光,敲敲它,可听得见四季自然的回响。王春鸣的童话《勺子飞来了》,就是这样以小见大的一颗结晶冰糖。它的写作寓意可媲美蕾切尔·卡森所写的《寂静的春天》,作者从一只雄性勺嘴鹬的视角看去,自然的潮汐来去,已不足以覆盖人类留下的摧残印迹,这种绝望与希望交织的美,这种苍凉中的执着呼喊,也让人回想起特丽·T·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中的某些警示。

距今60年后的黄河湿地上,一只叫做小勺的勺嘴鹬,王春鸣挑选它来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而故事的男主角小勺的祖先盐小勺,就生活在当下一片叫“条子泥”的潮间带上,它是一只被科学家标记为07号的雄性小嘴鹬,曾多次出现在这片黄海湿地。

故事讲述了盐小勺的一生,它在北极的冻土带出生后,跟随父母与两个妹妹,经历了长途飞行,最终前往菲律宾度过冬天。候鸟的头脑中有指南针,有罗盘,每年春秋,它在迁徙的长途上选择在黄海滩涂上进行休整,这是一片黄河与淮河入海形成的广阔湿地滩涂,盐蒿如火,星星点点,沙蚕、小虾、贝类,将为盐小勺提供长途飞行需要的能量。它每年在这里换羽、成长,它的生命最终也在这里凋零。作家做这种设定,完全是出自一种休憩与共的命运感,在濒危物种不断消失的时代,她选择了一种为数不多的跨纬度栖息的海鸟,来讲述生态毁损与修复的惊心动魄的旅程,为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的成功申遗,做一个美妙的呼应,给读者带来了大自然庄严的启迪。

勺嘴鹬越来越稀少了,它们与其他濒临灭绝的海鸟一样,每年都有不少在中转站被捕猎,全球的温室化效应,也导致保障勺嘴鹬繁殖的冻土层的逐渐萎缩,它们的繁衍由此越发艰难。而通过盐小勺艰难的迁徙、求生与经历的种种险境,作者试图发出提醒:若今天还不警觉,盐小勺的后代们,将失去它们珍贵的家园,到时候,天空与海洋,将变得何其寂寞。

深湛的忧思与恢宏的视野,是这本书的骨架,而令读者生发共鸣的,是王春鸣特有的语言节奏。她的语言瑰丽、形象与幽默,就像一支爵士乐队充满即兴的华彩,某时吹奏,某时弹拨,某时敲打,而当主要乐器如泣如诉演唱时,其他的纷繁和弦,就在这丝滑韵律中逐渐交织成绵密背景,令人惊叹。这样比喻和描绘俯拾即是:“跨海翻山,最快的总是翅膀。看上去它们的身姿像书法一样优美,又像音乐一样不加思索。然而,这曼妙旅行其实也是生死的历练……”“总有那么特定的几天,空气和海水会因为壮观迁徙的鸟群微微搏动,成千上万的鸟儿在高远的天空上,犹如生命的喷头旋转到了这个方向,到处都是它们急促欢快的叫声和它们翅羽美妙的摩擦声,它们盘旋打转,就像礼炮中射出的彩纸碎屑在翻飞。”

这本美妙的书,由屡获“世界最美图书”的书籍设计师朱赢椿指导设计,两位设计师被盐小勺的故事深深触动,他们将视野充分放开,向盐城黄海边的湿地保护区的摄影师们征集了一批作品,来展现这片珍贵的栖息地上海陆相逢,淤泥伸展,霞光幻彩,万鸟翱翔,还有伶仃来去的濒危鸟类的生活细节。摄影与极富情感色彩的道白,构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到这片广袤的黄海滩涂上,不仅有勺嘴鹬的自在栖息,更有香獐、麋鹿、丹顶鹤、白鹭、反嘴鹬,还有黑翅长脚鹬挪动细长“红脚”的诙谐场景。

如果说,盐小勺与它的族群迁徙、寻食、繁衍,构成了这广阔自然中一根根闪光经线,那么,湿地滩涂上的潮涨潮落,以及无数美妙生灵的栖息姿态,就成为自然环境中的绵密纬线,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张富有弹性与生命力的网,网住了太阳金子般的色泽,别有用意地编织出万千野生动植物的天堂驿站,让整部书发出的回响更加悠长。是的,唯有做出某些退让与治理,唯有时间的厚重堆积,才可能抚平大自然的伤痕,让60年后的小勺,不至于成为最后一只勺嘴鹬。